

郑振铎全集

第十卷

《文学大纲》（一）

花山文艺出版社

郑振铎全集

第十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康董康 李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15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18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82.375印张 9508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

第十卷说明

本卷收《文学大纲》第一章至第十四章。《文学大纲》是作者关于中外古今文学史的一部综合论著。上溯古希腊罗马，《诗经》、《楚辞》，下及二十世纪初叶，纵横数千年。全书共四十六章，附插图七百余幅。一九二七年四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四册；这次根据“全集”的统筹安排，改为了三卷。

目 录

叙 言	(1)
第一章 世界的古籍	(4)
第二章 荷马	(21)
第三章 圣经的故事	(42)
第四章 希腊的神话	(67)
第五章 东方的圣经	(114)
第六章 印度的史诗	(131)
第七章 诗经与楚辞	(160)
第八章 中国最初的历史家与哲学家	(198)
第九章 希腊与罗马	(223)
第十章 汉之赋家历史家与论文家	(269)
第十一章 曹植与陶潜	(293)
年 表 一	(315)
第十二章 中世纪的欧洲文学	(324)
第十三章 中世纪的中国诗人 (上)	(375)
第十四章 中世纪的中国诗人 (下)	(417)

叙 言

文学是没有国界的；阿拉伯人的故事，可以同样的使斯坎德那维亚人怡悦，英国人的最精纯的创作，可以同样的使日本人感受到他们的美好，中国的晶莹如朝露的词，波斯之歌着“人生如寄”的诗，俄国的掘发“黑土”之秘密的小说，也都可以同样的使世界上别一部分的人感受到与他们本土的人所感受的一模一样的情绪。文学是没有古今界的；希腊的戏曲，至今还为我们所称赏，二千余年前之《诗经》，至今还为我们所诵读，《红楼梦》写的是十八世纪的一个家庭的事，狄更司·莎克莱写的六七十年前的英国，陶渊明抒写的是六朝时所感生的情绪，亚摩客耶须唱的是中世纪时所感生的心怀，然而他们却同样的能为后来各时代的人所了解，同样的能感动了后来的各时代的无量数的人。

所以我们研究文学，我们欣赏文学，不应该有古今中外之观念，我们如有了空间的或时间的隔限，那末我们将自绝于最弘富的文学的宝库了。

我们应该只问这是不是最好的，这是不是我们所最被感动的，是不是我们所最喜悦的，却不应该去问这是不是古代的，是不是现代的，这是不是本国的，或是不是外国的，而因此生了一

2 郑振铎全集

种歧视。

迷恋骸骨，与迷恋现代，是要同样的受讥评的，本国主义与外国主义也同样的是一种痼癖。

文学的研究着不得爱国主义的色彩，也着不得“古是最好的”，“现代是最好的”的偏见。然而有了这种偏见，或染了这个色彩的人却不在少数。

《文学大纲》的编辑，便是要辟除以上的偏见，同时并告诉他们：文学是属于人类全体的，文学的园囿是一座绝大的园囿；园隅一朵花落了，一朵花开了，都是与全个园囿的风光有关系的。

《文学大纲》将给读者“以文学世界里伟大的创造的心灵所完成的作品的自身之概略”，同时并置那个作品于历史的背景里，告诉大家以从文学的开始到现在，从最古的无名诗人，到丁尼生·鲍特莱尔，“人的精神，当他们最深挚的感动时，创造的表白在文学里的情形”，并告诉大家，以这个人的精神，“经了无量数次的表白的，实是一个，而且是继续不断的。”

这个工作真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工作；文学世界里的各式各样的生物，真是太多了，多到不可以数字计，一个人的能力，那里能把他们一一的加以评价，加以叙述！仅做一个作家的研究，一个时代，一个国的研究者，已足够消磨你的一生了。要想把所有文学世界里的生物全盘的拿在自己手里，那里能够做得到。然而已有许多好的专门研究者，做了那些一部分的研究工作了，也有好些很有条理的编者，曾经做过那种全盘的整理工作了。编者的这部工作，除了一小部分中国的东西外，受到他们的恩惠真不少。要没有他们的工作，本书乃至一切同类的书，其出现恐将不可能。这些书的名称，将在本书最后介绍一下。

编者尤其感谢的是 John Drinkwater，他编的《文学大纲》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的出版，是诱起编者做这个同样工作的主因；在本书的第一卷里，依据她的地方不少，虽然以下并没有什么利用。Macy 的《世界文学史》(The Story of World's Literature)也特别给编者以许多的帮助。

本书的插图颇多，其中从 J. Drinkwater 的《文学大纲》里引用者不少，此外是编者自己搜集的结果。这些插图可以使本书的读者增加不少兴趣。关于中国的一部分，有许多未注明作者及所从出的书之名者，皆为引用《三才图会》者，这部图的书很有趣，是明人绘的，什么都有，从天文地理以至生物，器用，历代名人的图像也占了十几卷。因为未能一幅一幅的注明，故在此总注一下。

本书曾刊载于十五卷及其后的《小说月报》上。以后又陆续的增入了不少的材料，尤其是中世纪的一个时代及插图的一方面，成为现在的样子。

许多热心的朋友与读者曾时时给我以许多的指示与鼓励，他们的厚意，编者是不能忘记的。商务印书馆对于本书的出版，曾给与编者以种种的便利与帮助，也是编者所十分感谢的。

本书的错误与疏漏，自然是必不能免的，希望专门的研究者能随时的指教，予编者以更正的机会，此不独编者个人之幸也。

郑振铎十五年七月九日

第一章 世界的古籍

文学的历史，其起源实远在人类能够写作文字之前。跳舞是最古的艺术，当初民战败或杀戮了他们的敌人之后，往往围绕着他们的火堆很快乐的跳舞着。他们跳舞时，同时并呼着喊着。这种呼喊之声渐渐的变得和谐，变得能够与跳舞的节奏相应和了。于是第一首的战歌便从此产生出来。又当人类对于神的观念发达时，祈祷之词也便形成了。那些歌声与祷词成了传袭的，一代一代的复述下去，每一代更把他自己的添加进去。

人类渐渐的更文明了，他们因为有三种的极重要的需要，使他们不能不发明一种作字的方法。一，有许多事情，如果遗忘了便会发生危险，所以不能不记录下来。二，他们的亲友或其他的人住在很远的地方，有常常的交换他们的意见与情思的必要，又不能不有一种传达的方法。三，一个人所有的财产，如器具，家畜之类，不能不有一种记数的方法，以免被人窃取，于是才智特出的人便发明了作字之法。最初，他们的写作文字完全是为了实

用的缘故，到了后来，他们便用这种新的方法，以保存他们的战歌与他们的祷词了。但在古代的人民间，能够写作文字的人是很稀少的，能够读得懂文字的人也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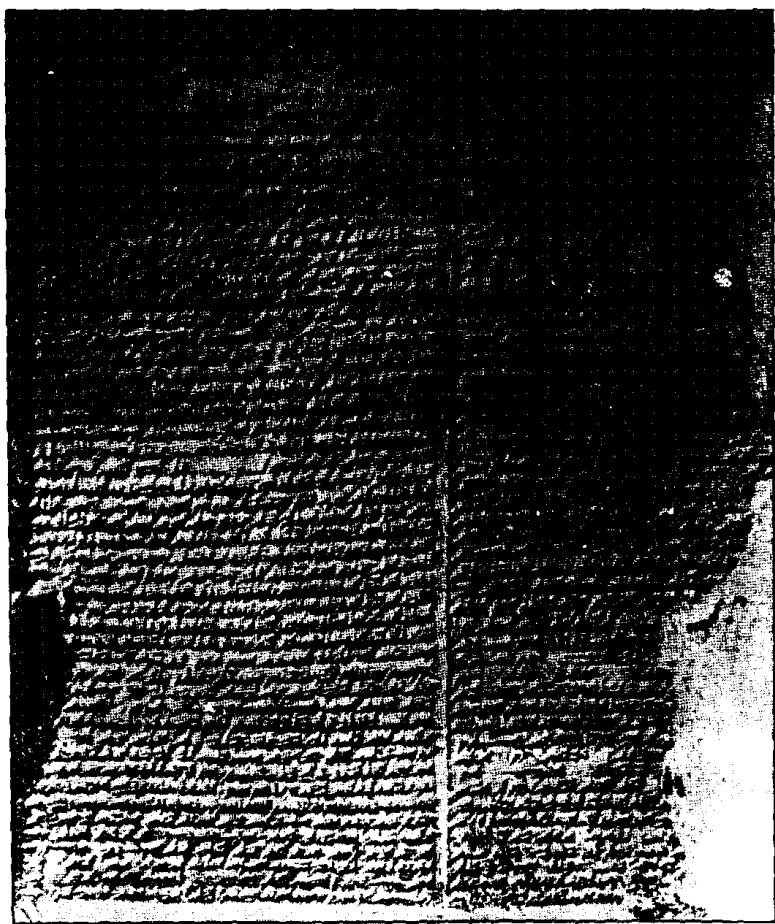
最古的文字不过是粗率的刻在岩石上，据后人的推想，以为这些岩石上的刻文都是先由一个能写作文字的人画好了字痕，然后由一个刻石匠来刻，那些刻石匠对于所写的文字是完全不懂得的。过了一时，人类又开始用一支尖笔在焙干的黏土板上写字。这些黏土板构成的书籍的遗文，曾被莱雅特（Sir Henry Layard）在小亚细亚的凯尔地亚（Chaldea）发现过。其中的一片，现在陈列在不列颠博物馆里，内容是一种洪水的纪事。这可算是世界上所存在的最古的文字了。这片文字的写作时期，约在西历纪元前四千年。我们很有理由去相信，希伯莱人在作《圣经》的数千年之前，已在凯尔地亚的纪载里发见了《创世纪》上所述的洪水故事了。凯尔地亚人所用的文字，是一种“楔形文字”；每一个字，都是以一个楔，或几个楔联合在一起构成的。他们的写作方法都是从左到右，写字的笔是一种方头的尖笔。

凯尔地亚的写作文字的人都是受着宫廷的俸给的，当国王出去征战时，这司书者是他随从中的重要人员，他的职务是记载攻城的城池的数目，杀死的敌人的数目，以及劫掠的财物的数目，用以增高国王的威力。凯尔地亚的僧侣，也是受王家的俸给的，他们著作凯尔地亚的宗教文学。除了战事记载与祈祷诗以外，在凯尔地亚的已发见的黏土板里，尚可找到关于农业，占星学及政治的文字。有人以为莱雅特及其他阿速利亚研究者所发见的那些黏土板，都是建在尼尼微（Nineveh）的阿速利亚王桑那考利蒲（Sennacherib）（纪元前 705 年生，681 年死）的图书馆所藏的一部分。

埃及的文学是次于凯尔地亚的最古的文学。埃及的书籍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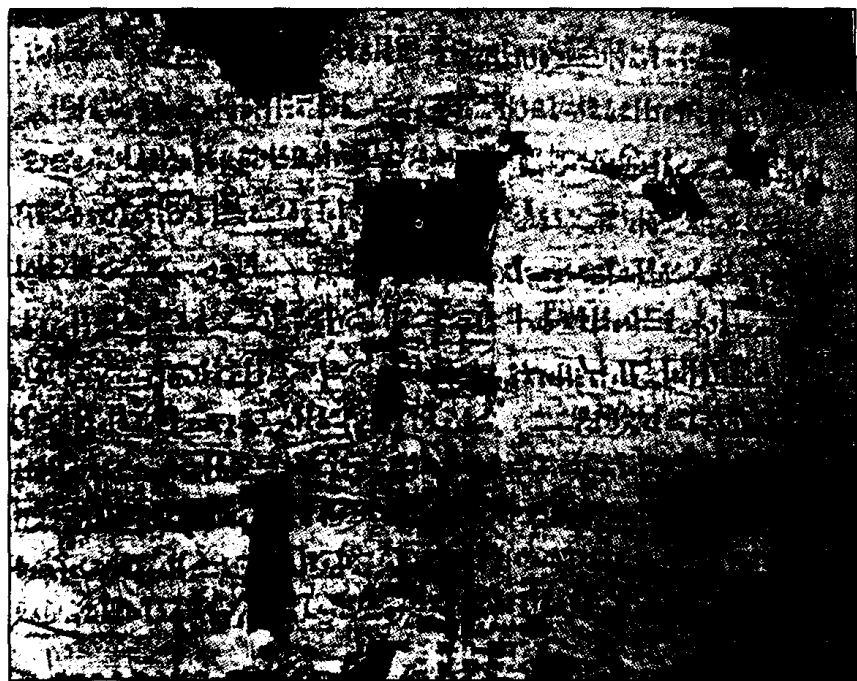
6 郑振铎全集

写于纸草做的纸上的，这种纸草是芦苇之一种，产生在尼罗河下流，那些纸就是用纸草的干做成的，埃及人所用的笔是一管芦类之干做的，或者是草干，或者是竹干，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埃及书籍是《死书》(The Book of the Dead)，它的著作在大金字塔建筑的时候。不列颠博物馆里也藏有《死书》一部。《死书》内所



凯尔地亚刻石之一部分。此种刻石产生在西历纪元前四千年，为世界最古之文字。

包含的是对于神的颂词，赞美诗，祈祷文以及精灵到将来世界的途中的经验与最后的审判等等。它是礼仪的一种，每一个坟墓里都要放一部在里面，以保灵魂在向未来世界进行的途中的安全。因为有了这个风俗，古埃及的司理葬事者便变为第一次在史书上记载着的书贾了。在埃及，文学的观念都集聚在庙宇里，在许多的埃及神中，助斯（Thoth - Hermes）是司书的大神，他是鸟头人身的，相传埃及的许多古书都是由他创作出来的。古埃及的文学，不仅限于宗教文学的一种。此外尚有许多种类。如宫廷的文学，与以民间故事构成的民众文学等都是，到了后来，埃及人产生的书籍更多，如小说，游记，以及关于宗教，法律，论理，算学，测量，几何，医学等类的书都有，在这许多书籍中，能流传



这是埃及的一部传奇的一部分，用纸草做的纸写的。

8 郑振铎全集

到现在的却极少。即在亚历山大城的大图书馆里，古埃及的文学恐怕也难得有一部陈列在里面，它完全是一个希腊的图书馆。

除了《死书》以外，埃及还有一部书，名为《塔霍特浦的箴言》（The Preceptes of Ptah - Hotep）的，也是世界上的一部最古的书。塔霍特浦生于尼罗河附近的曼非斯（Memphis）城，他的生活的时代约在西历纪元前三千五百五十年左右。此部最古的书的写作，乃在摩西的二千余年之前及印度的《浮陀》（Vedas）的二千余年之前。荷马的史诗及梭罗门（Solomon）的箴言之产生，则在其后约二千五百年。我们现在的人与梭罗门相距的年代尚不如梭罗门与塔霍特浦相距之远此书之古远，由此可知。此书写在一张纸草纸上，此纸长二十三呎七吋，阔五呎余，现藏在巴黎的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里。

二

前于欧洲文学的开始数百年，中国即已有书了。中国的文字，发明得极早，最初的文字，在现在所能得到的，是商时的龟甲文，这是前十余年刘鹗在河南安阳县所发现的，文字都刻在龟板及牛骨上，周时的文字都写在竹简上；竹简上的字，有的是用刀刻的，有的是用漆书的。汉时，用缣帛来作书。至西历纪元一百年前，即东汉时，蔡伦发明造纸之法，书籍的传布的范围才广大。汉末，蔡邕写刻石经，树于鸿都门，一时车马阗溢，摹搨而归，已开印刷术之先。到隋唐时，已发明雕板之术，五代宋以后，雕板的书籍流传极广。活字印书法，在宋初亦已发明。

中国古代的书籍，在用竹简时，以牛皮把各简联结在一处，至改用缣帛及纸以后，则以木为轴，以缣帛或纸卷于木轴上。后来则变为册；宋时多作蝴蝶装，逐叶翻看，展转至末，仍合为一

卷。

中国的文字，自古至今变迁极少；因作家多追慕古人，文句大都为因袭的，因此遂与口语日益不同，直至最近，言文才合而为一。

印度的《浮陀》是桑土克里底（Sanskrit）人民的圣经，它的写作至少在西历纪元前一千年。释迦牟尼生于纪元前六世纪之末，他的教义，产生了许多印度的宗教文学；这些书籍，有的写在皮上，有的写在棕叶上。

最古的希伯来书籍的写作约在纪元前六百年。

腓尼几人（Phoenicians）是商业的人民，他们的在北非洲的都城迦太基（Carthage）是世界的第一个商业的城市。他们是第一个教希腊人去写作文字的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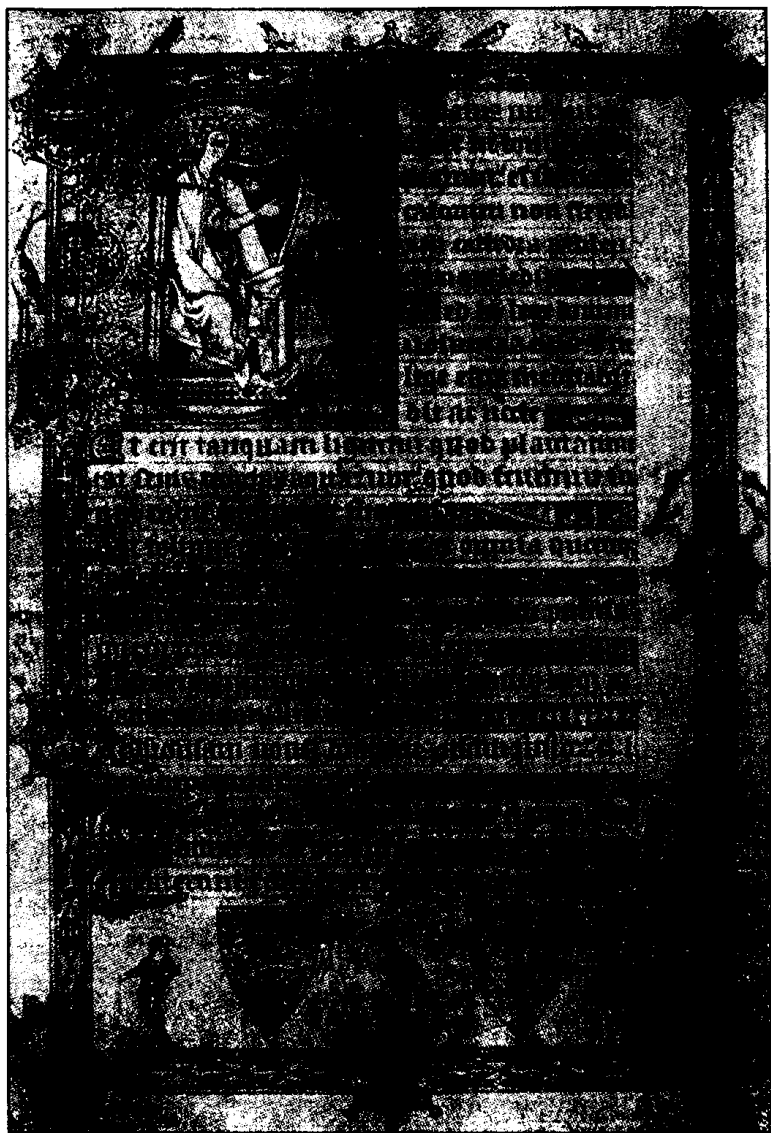
希腊人（Greeks）从腓尼几人那里学到作字之法，又从埃及人那里第一次得到著书的观念。希腊文的字母在纪元前八世纪即已构成。文字的教育，在纪元前五世纪已盛行于希腊。那时齐亚士（Chios）岛上已有学校，一般人都以不能识字或写字为耻。不过那时的希腊的文字教育，仅以能记账与能通信为已足，书籍的写作或诵读的习惯似尚未养成。希腊的游行歌者，在未有文字之前即已有之，他们都是在露天里背诵荷马的史诗一类的东西以娱悦听者。他们从这一城游行到那一城，如中国内地的或欧洲的游行的戏剧团体一样；他们的生活就依靠于背诵史诗。

亚历山大城继雅典而为希腊文化之首都。在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里，集有七十万本的希腊书，西历纪元前四十八年，被凯萨（Julius Caesar）烧去一部分。现在离那时已二千余年，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也不过只有四百万本书。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所有的书籍，与现在的书籍不同；他们的大多数都是用埃及的纸草做的纸写的，其他一小部分则用羊皮纸写。纸草纸写的书籍，与中国

的卷轴一样；文字只写在纸的一面，纸的一端先固着在一根木轴上，然后将全纸沿着木轴卷起来，其式样与近代的地图极相同。古代的钞写书籍的人，可算是最初的书贾；他们借了一部稿本来，钞了许多份拿来卖。纪元前五十年左右，雅典住有许多这些人。亚历山大帝时，书贾的事业已经成为一种商业了。亚历山大城之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在纪元前三世纪时，同时，罗马的作家正在努力希慕希腊的作品。亚历山大城因地势不在战争的中心，又因埃及产纸，于是这城里的图书馆，便成为书籍出产的中心，一般书记，在许多著名的学者下面，孳孳的钞写各种书籍，经亚历山大城的书贾之手而传播全世界，直到希腊文不复为流行



此图表示欧洲未发明印刷术之前的作书方法。



“童贞的祷仪”之一页，其页边及行间的装饰极为美丽，此种图书俱出于中世纪后半的教士之手。

一时的文字，此城的地位才不显重要。

纪元后三世纪时，书籍装订的式样又变更了。书籍改卷轴而为册页，书页都订在一块木板上。中世纪时，书籍都收藏在各处的寺院里，因那时惟有寺院为最安全的藏书处与钞写处。许多寺院都另备一间钞书室。此时代虽然极少新书出现，而书籍装璜之术却极精美，每页边每行间都有很美丽的图画。《童贞的祷仪》一书即为一例。到了哥但保（Gutenberg）发明印刷术后，寺院的传钞书籍的职务才停止。

三

我们在上面已经把书籍的产生的情形说过了，在未开始讲述文学的伟大成功之前，现在且更略言那激促人类在古代即已有著书的心的理由。古代的人类，生活非常不安，常常受环境的驱迫，对于天然现象，也常常不能明白；他们的智慧愈增，他们所要答复的也愈多。安特留·兰（Andrew Lang）曾把这些问题简述如下：

世界与人类与禽兽的启源是什么？星辰的布列与转动是怎样来的？日月的升沉是什么缘故？为什么这棵树有一朵红花，而这只鸟有一点黑斑点在它的尾上？种族的跳舞与这种那种的习惯的法律与礼仪的启源是什么？

当他们找话来回答这些问题时，他们因为智慧的限制，所答复的与我们现在所答复的大有不同。他们相信一切动物都是有灵魂的。就是无生物也都有人格。希洛多托（Herodotus）告诉我们说，埃及人以火为一种活的兽类，以风为人，为群儿的父亲。

安特留·兰说，“在野蛮人看来，天空，太阳，海洋及风，不仅是人类，而且他们是野蛮人。”古代的人，具有这种观念在心里，于是他们所答复的宇宙的问题，便天然的取了故事或所谓神话的形式。当文学开始创造，人类开始著作之时，他们天然的要最先的把那些一代一代复述下来的熟知的故事，如关于生与死的神秘与人对于所住的世界的一般关系之类的，述写下来，这些神话便是文学的最初基石。他们包含讲述世界与人类的启源的神话；包含讲述生活的艺术，如叙述始用耒耜的故事之类的神话；包含讲述日月星辰的神话；包含讲述死亡的神话；最后又包含有最有趣味的浪漫的神话，即叙述性爱及男女的关系的故事。在所有这些神话里，有一个公共的性质，即以人格给与一切生物与无生物，由这个观念，他们便觉得世界上住有许多的神灵，他们都是能干预人类的事，都能祸或福人类的，神话与宗教观念的发达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文学的开始，大多数皆为神的行为的记述，而当宗教观念发达，人类建筑庙宇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庙宇又为书籍的最初的家。

我们研究民歌与民间传说，有一件事觉得极重要而且极有趣味。东方所歌咏的事物与西方所歌咏的事物都有很相同的，而许多同样的故事，也同为世界一切人民所传述。这种神话的广播的原因，曾有许多理论来解释过它。有的说，这种的相同，完全是偶然的事；但这是很可笑的话。有的说，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德意志人，斯堪的那维亚人，俄罗斯人，及克尔德人所有的故事，所以相同者，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同源，都是阿利安族；当他们没有西迁之前，都是同住在亚洲高原的。这种解释似乎理由很充足，但他们忘了一件事；有些阿利安族所传述的故事，在非阿利安族，如中国人与美洲的印地安人那里，他们也都同样的传述着。最令人满意的解释，是说，同样神话之所以有